●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10月31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南京板鴨

何冀平

應邀到南京大學文學院開學術會議，南京大學是江南一等學府，全國大學排名前五，文理皆佳。南大校園很大，建築宏偉，問校園有多大，學生說，校園裏包有一座山，還神秘地說山上有野豬，所有人睜大眼，對我並不新鮮，香港是常事。問大學全校有多少人，校職員不算，學生就有好幾萬。

開幕歡迎宴安排在大學旁的一家餐廳，說是比校園裏的好吃，我沒有吃過校園裏的飯，就是吃，近20個飯堂也吃不全，吸引我的是南京板鴨，在南京最有名。頭一道冷盤就是板鴨，有點像香港的白切雞，但鴨皮不泛黃，淡淡的，看着不夠吸引，吃上一口確是不同一般，肉質細嫩緊密、酥、香，有一點點甜，主要是鹹鮮，南京菜一點不染蘇杭的甜口，有點北方的味道自成一派。南京人無鴨不歡，有句話，沒有一隻鴨子能活着走出南京。

板鴨始於六朝，兩軍對壘作戰激烈，無暇顧及飯食，便炊米煮鴨，飯熟鴨熟用荷葉裹上就是軍糧，就是最早的南京板鴨。南京板鴨又稱琵琶鴨，江蘇有三小寶：鹹板鴨、鎮江醋、蘇繡。四大寶：古書院（南京國子監）、琉璃塔（大報恩寺塔）、玄色緞子（南京雲錦）、鹹板鴨。

有「北烤鴨南板鴨」之說，其實最早不分南北，北京吃鴨的習俗來自南京。北京水源少，多吃雞少吃鴨，明朝定都北京，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將製作板鴨會做鴨菜的廚師帶到北京，到了清朝，皇室後宮也喜歡上吃鴨，一是整日宮鬥心煩，二是困坐紫禁城火旺，鴨是水性，清陰利水，補虛寒清火氣，有人統計過，清宮裏用的鴨，是所有肉禽類之首，每天就要幾百斤。喜吃鴨，就得養鴨，南京水質上乘，北京玉泉山的水也不差，養出的鴨又肥又嫩，後來宮廷御廚結合北方燒烤，創製出北京烤鴨，又發明了填鴨，開出一條吃鴨新路，南京也有烤鴨，可惜這次來不及去吃了。

一連兩天，大會小會研討論文，沒有空閒，最後一晚，文學院還要在私房菜宴請幾位重要客人，以盡地主濃情厚意，於是，我連南京的大街也沒見到，但怎樣也得帶一隻南京板鴨回香港。大學的四星酒店大堂有一個咖啡室，有賣酒店自製的南京板鴨，買了一隻帶回來。南京鹽水鴨醃製滷期短，現做現賣，現買現吃，不宜久藏，當晚就打開食用，這隻板鴨只能說是滷水鴨，有點硬、有點柴。第二天買來冬瓜、荔浦芋，連鴨肉帶鴨骨一窩燉，一點鹽也不放，煮出的湯奶白色，倒是一道上好湯菜。

此山中

是王丹妮嗎？

鄧達智

朋友當年參觀我的時裝展，隨我到北京？上海？還是廣州？記不得，皆因將她當時拍下天橋上模特兒擺款的照片，貼上臉書，證明11年前活動。今天再審視，留意到其中一名模特兒，似乎便是演活女神《梅艷芳》的王丹妮？

面貌的確跟王丹妮極相似，伊人演戲之前曾是專業模特兒。一些模特兒大紅大紫過後，可能嫁為明星名人富商婦；一些保持低調沉默重新做個普通人；另一些像王丹妮，從事模特兒行業未必上位大紅，然而氣質形象予人深刻印象，時來運轉挑大樑，被導演相中，成為主角演出《梅艷芳》，更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

這張照片，挑撥思維，沉浸往昔不少甘苦悲喜諸人事。時裝界跟電影圈人事心態異同：

人前靚人靚景，身光頸靚。

背後捱更抵夜，身心俱疲。

雖然兩個界別被關注的頂上光環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得令被追捧者，都相同地迎迓過不同程度的關注目光與叫好歡呼聲。被關注、被歡呼的背後，不少網中人都難接受「剎那光輝不代表永恒」的恐懼。這方面，電影人面對的殘酷現實，比時裝設計師或模特兒更深且遠。

多年前出道未久，開始有丁點被媒體相中的知名度。在當年名滿天下香港麗晶酒店某星光熠熠活動上，一位圈中打滾多年的電影明星背後跟我語重心長說出心底聲：「小朋友，剛才見閣下都被記者追着訪問，鎂光燈閃爍不停，不同電視台的攝錄機恨不得將閣下佔為己用，別台不得分享……又如何？明天，新人輩出，星光更亮，只怕未升級神枱級別天王巨星，輪流轉瞬間被轉至二流三流，甚至銷聲匿跡！

緊記有風使盡帷，走運時能做多少莫拒Job，能儲蓄多少莫豪花，終有一天你會明白我的說話，了解我的處境……」

滿面笑容依然，心腦迅速消化前輩過來人語重心長之話語，往後歲月證明他所說的確是警世良言。有幸自己從小心性獨來獨往，能跟浮生片緣各路人客氣禮待最好，不合心性眼緣者避過一邊保持沉默，錦衣夜行亦樂，何必躋身不同界別小圈子爭認同？大學唸經濟受益良多，明白經濟獨立乃最堅實浮生靠山。把握時裝事業宜腳踏藝術、工業及貿易三領域，這是積穀防饑最基本的磐石。名氣嗎？那是別人賜予，早歲少年時，偶然聽到伯父勉勵將出國留學堂姑姐的訓語：架是自己丟，面是別人畀……

入行數十年，被人笑話「跳出跳入，濕水欖核」久矣，冇相干，重要經濟獨立，自知做什麼樣的人，棲身吾屬天地縱使小小狗窩。

●人有相似，她是王丹妮嗎？　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去旅行提防小偷（下）

商台DJ余宜發

當發現自己在機場的行李遭盜竊，成為別人不勞而獲的囊中物時，本來旅行是開開心心的也變成傷心。

其實網上有一些好心的機場工作者，經常會分享一些大家要注意避免給「機場內鬼」盜竊的方法。

第一就是行李箱，如何購買一些比較小機會給「機場內鬼」下手的行李箱？就是一些鋁合金或是硬膠製造的行李箱，因為賊人要用比較長時間才可以把它打開。另外，有些機場的商店，也會提供打包行李服務，就是利用一些透明保鮮膜把整個行李包好，而當賊人看見行李好像木乃伊般的話，也不會輕易地選擇撬開這個行李盜竊。所以一向我們都會說，賊人取易不取難，大家下次買行李箱的時候要注意。

除此之外，我自己也有這個習慣，就是買一條行李帶綁在行李箱外，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是用作避免行李在託運期間爆開，當然也有這種功能，甚至最好把行李以打十字的方式綁好。我知道最近在市面上可以買到一種十字形的行李綁帶。用這種方法的話，被打開偷東西的機會也大大減少。因為「機場內鬼」不可以打開行李箱的拉鏈而偷取裏面的東西，這樣比較困難。所以原本開心的旅遊，如果給這些心懷不軌的人下手，便把整個旅程也搞得糟糕了。

所以，下一次當我們要在機場運輸帶上取行李的時候，不要太心急離開機場。我們先要認真看清楚行李箱有沒有曾被人打開的痕跡，或者是破損，如果有懷疑的話，應先至航空公司設置的行李服務櫃台，由櫃台人員檢視受損狀況，因為就算買了旅遊保險也好，如果你回到家中才發現的話，追索的機會便大大降低。

旅行本來是美好的，我們不應該因為這些潛在的風險而煩惱不敢出門，只要為安全多作一分準備，就少一分煩惱。

百家廊

社戲 燈火 人間路

陳麗君

幼時逢春社秋社，村莊就如同揭開了封存的喧鬧大甕。戲班子的鑼鼓，貨郎擔兒的鈴鐺，小攤子上風車嘩啦啦旋轉着五彩的翅膀，匯成一股灼灼奔流的人聲與色彩，幾乎要淹沒黃土路上揚起的細塵。台子上的人影在咿咿呀呀地唱，而我小小的魂靈，早被黏稠的甜香誘引了魂魄去——那裹着芝麻的糖棍、吹得薄薄的糖畫，還有套圈裏叮噹作響的小物件，才是攪動我胸膛的滔天巨浪。戲台上模糊的聲腔，如同隔着一層厚厚的毛玻璃，只聽得見嗡嗡一片，全然不解其中悲歡離合的滋味。有時母親塞給我幾粒炒得噴香的葵花籽，我便如獲至寶，迫不及待地咬開殼兒，那一聲清脆的「啪嗒」，竟比戲台上緊鑼密鼓的聲韻更叫我心神愉悅——齒頰盈滿油脂的暖香，那便是童年社戲於我最為真實的滋味。

直至年歲漸長，才窺破了這喧騰表皮下的莊重脈絡。原來春社裏那纏綿往復的唱腔，大約是穿透料峭春風，向着土地深處吐露的祈願絮語：祈求雲行雨施，滋養深埋的種子，喚醒大地蓬勃的生機。秋社的歌聲則沉甸甸的，是懷着豐盈的謙卑，向滋養萬物的土地奉上的感恩。一春祈願，一秋還願，誠然構成了一個關於「種」與「收」的完美圓環，裏頭注滿了農人賴以存續的樸素信念。

然而最使我心頭震動的，是聽聞村中老輩言及那些災荒饑饉的年頭——社戲的鑼鼓，竟也從未因此缺席。當土地辜負了汗水和期盼，秋社的悲歌便不再吟唱滿倉的稻穀，轉而成了悲愴的禳災之聲。那些年景裏，土地沉默着，人們的臉上刻滿了匱乏的痕跡，可台上的唱誦依舊固執地響徹四野。面對天地的無情，人們無怨；面對神明的失信，人們無尤。彷彿那些高亢或嗚咽的腔調，本身就成了一種對抗虛無的禱辭。

猶記得某個秋社的夜晚，戲台前燈火零落如寒星。那一年的收成薄得像一張紙，沉重的氣息壓得人胸口發悶。忽見戲台旁一盞油燈被鄭重地點亮，由一位白髮長者擎起，他口中唸唸有詞，穩穩前行。接着，那燈竟被鄭重地傳遞下去。一雙雙粗糙的手小心地捧住又交接，微弱的燈火便在無數雙結繭的手掌間流淌傳遞，最終又緩緩匯集一處。燈火流轉不息，人在燈下行走，明明滅滅的光暈照亮着一張張沉默的臉。那燈火在人群裏循環往復，恰似一種無言而堅韌的隱喻：縱然大地吝嗇不語，人心深處那一點暖意卻並未泯滅。火光微弱，卻固執地升騰着，彷彿執意在荒蕪的土壤裏，醞釀着某種不可見的花期。

「三年豐，三年歉」——老者的話沉甸甸滾過舌尖。所謂風調雨順的年份，在漫長的土地紀年裏竟如同珍貴的稀客。方才倉廩殷實，轉瞬可能蝗旱交侵。豐收與歉收的交替，原來如同深秋枝頭最後一片枯葉，無人能斷言翌日它是否還能倔強地在風中搖曳起舞。

直至那一刻，少年懵懂的我，才恍然明白那繚繞於故鄉天空的曲調，原來不只是節氣的刻度。它是農人血脈深處湧動的堅韌之歌，是生存本身沉重而深長的呼吸節拍。春社的鑼鼓是旋入土壤的祈願種子，秋社的唱腔是向大地償還的深情回聲。縱使大地荒蕪得只剩龜裂的傷口，那戲台依舊固執地立於塵埃之上，將人心深處不肯熄滅的期盼，化作高亢而蒼涼的旋律，如同開向渺遠處的一扇窗子——大地縱然嚴寒刻薄，人心的沃土裏卻早已埋下春的種子，靜候破土所需的那一分暖意。

戲台上，燈光下，那腔調至今清晰回盪在耳邊。我終於頓悟，「順受其果，不種其因」的古樸哲思，並非束手聽憑命運的擺布。它是農人直面雷霆風雨時，腳下如春草般倔強不肯倒伏的姿態。收割的是荒草抑或穀粒，人都默默嚥下這滋味的果；然而面對饑饉的利齒，人們偏要敞開胸膛，讓胸膛裏的盼望噴薄而出，升騰成高亢的音符，倔強地掠過貧瘠的山樑——這聲響，正是不死的生之意志，在苦難泥濘中開出的奇異花朵！

社戲的燈火因此年年灼灼亮起，它微弱的光芒穿透千年的霜雪風塵，照亮一代代人跋涉的崎嶇腳蹤。當農人將手中破碎的糖人重新捏合成形，那泥土染透的靈魂便在希望裏完成了一次次倔強的涅槃。我們這脈土裏生土裏長的文明，並非未曾全身跋涉過荒蕪的嚴冬。只是那祈願的歌聲，從不曾真正喑啞於寒冷的圍困——它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成為一部鑲嵌在骨血裏的經文，支撐着土地的子民，在無常的風雪中挺直脊樑。他們用血汗澆灌足下的土地，而這土地，終將回贈以人間不滅的星光。

獨家風景

時尚迷又有新片看

呂書練

無論經濟有多低迷，時尚總有它的市場，時尚電影亦然，最新一部就是大名鼎鼎的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領銜主演的《Couture》。今年9月中才在本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首映，下月19日起將作為第54屆香港法國電影節開幕片在香港放映。

電影由3年前因為拍攝講述巴黎恐襲倖存者治癒創傷的《巴黎記憶》而受注目的法國女導演艾莉絲溫諾克爾（Alice Winocour）自編自導，故事發生在巴黎時裝周期間，3位不同背景的女性在此交錯，包括由祖莉飾演的電影製作人Maxine、由Anyier Anei飾演的黑人模特兒Ada，以及由瑞士女星Ella Rumpf飾演的化妝師Angèle。

Maxine是一位年逾40歲的單親媽媽，她與創作拍檔兼戀人（Louis Garrel飾演）受委託，從洛杉磯來巴黎拍攝時裝短片，卻在巴黎期間獲悉早前的體檢結果：乳腺腫瘤惡化，到了要立即接受化療和切除手術的階段。她要面對中斷工作和入院治療的抉擇，以及如何告知一起工作的戀人和留在家中的女兒。

Ada則是來自非洲南蘇丹的18歲女孩，為了擺脫家鄉的貧窮命運，她到巴黎尋夢。帶着幾分青澀闖進花花世界，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受到歧視，也建立了友誼，並穿着白色禮服從後台走上前台。

Angèle雖然是時裝周工作人員，卻夢想當作家，總在工作間隙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電影就是由她的視角敘述，並引領觀眾走進時尚幕後，窺探華麗背後的艱辛付出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由法國新晉女星Garance Marillier飾演的裁縫師就是其中之一，電影中多次出現她細緻裁剪和縫合花邊的特寫鏡頭。

Maxine這個角色設定，對祖莉來說，有點現身說法。眾所周知，這位作風特立獨行的荷里活女星12年前向世界拋出了一顆震撼彈：正與畢彼特蜜運中的她宣稱因為家族有乳癌病史，經過專業醫療評估，意識到自己是乳癌的最高危險群，為了降低患癌風險，已完成了「預防性雙乳切除手術」治療。此舉引起極大爭議。

祖莉當時尚未病發，但電影中的Maxine卻真患癌。導演選她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她身上滿布的刺青圖案與高訂時裝這個場域有點格格不入，而她在多個場合需要裸露身體，雖然年逾50歲的她仍魅力四射，但那些紋身實在有礙觀瞻。而且，她的演繹只流於表面的發洩，欠缺面對生活將發生巨變的內心戲。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雖然以「Couture」（高級訂製時裝）為片名，並在開場時出現Chanel著名的稜鏡牆弧形階梯陳列室，但華麗的場景並不多見，連最後那場在樹林中舉行、陣容強大的露天時裝騷都因為風雨而中斷，布景倒塌，各人驚魂失散。

細說星光

《入青雲》

叢仁

若說《蒼蘭訣》以「霸氣魔尊與軟萌仙子」的反差萌征服觀眾，《入青雲》就是「雙強頂尖對決」，同班製作團隊精準捕捉市場脈動的功力，讓這部改編自熱門小說的仙俠劇，不僅延續了《蒼蘭訣》的奇幻世界觀與美學風格，更在人物塑造與情感拉扯上玩出新高度，開播即引爆話題。

《入青雲》故事背景設定於「合虛六境」，核心舞台是每年一度的「青年大會」。出身罪囚之地的極星淵鬥者紀伯宰（侯明昊飾），竟在眾目睽睽下擊敗了連勝7年、不敗的傳說——明意（盧昱曉飾）。紀伯宰的角色魅力在於其複雜性，身上背負着秘密與強大的潛能。侯明昊的精湛演繹，將角色那種表面玩世不恭、內在卻堅韌聰慧的「反差感」刻畫得淋漓盡致，從《護心》到《入青雲》，他證明了自己極擅長駕馭這種具有成長弧光的角色。明意這角色更是近年仙俠劇中少見的「非典型」女主，她不是等待拯救的公主，而是戰力頂尖的「冷面女戰神」。盧昱曉一改過往溫柔形象，將明意的冷冽、高傲與因身中劇毒而不得不偽裝的脆弱感，層層遞進地展現出來。

最讓觀眾欲罷不能的，正是男女主角之間「高手過招」的互動模式。這不是傳統的「霸總與小白花」套路，而是兩個智商、武力均在線的強者，在彼此試探、互相算計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深陷情網。

劇情前期，明意帶着「任務」接近紀伯宰，每一步都充滿算計；而紀伯宰似乎看穿卻又不點破，反而樂於配合演出，享受這場危險的遊戲。兩人間的對話針鋒相對，互動充滿張力，每一次眼神交匯都彷彿在進行一場無聲的博弈。這種「我知道你在演，但我也在演」的設定，讓曖昧期的拉扯感直接飆升，觀眾也宛如在觀賞一場高水平的智力對決，猜不透下一步誰會先露出破綻，誰又會先動真心。

在服化道、場景搭建與特效方面顯然花了不少心思。合虛六境的世界觀宏大而瑰麗，從青年大會的比武擂台到極星淵的獨特景致，每一幀畫面都充滿電影質感。動作設計也別出心裁，融合了舞蹈般的美感與力量感，尤其兩位主角的對戰場面，既是武藝的比拚，也是情感的交流，令人印象深刻。

●《入青雲》劇照　作者供圖

總結而言，《入青雲》成功抓住了「雙強」人設的市場潛力，憑藉扎實的劇本、飽滿的角色塑造與頂級的製作水平，為仙俠劇愛好者帶來了又一場視覺與情感的盛宴。

演藝蝶影

看《巨塔之后》想起《強人》

小蝶

我第一次聽到《巨塔之后》的劇名時有一個疑問：到底在巨塔之後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原來我傻傻地把巨塔「之后」理解為巨塔「之後」，以為是關於一個巨塔之後的故事。去年是《新聞女王》，今年是《巨塔之后》。不是女王就是皇后，人人都要以大女主霸氣姿態出現。

在《巨塔之后》的第二集，飾演女主角宣萱新婚丈夫的鍾鎮濤與他的兩名兒子馬國明和蕭正楠，以及唯一的男孫一同遇上空難，後三者當場死亡，只有鍾鎮濤尚有生存氣息，被送返港搶救，宣萱這位繼祖母因此霸氣地主持大局。看至這兒，家人不禁大聲呼叫：「這是《強人》啊！」

我立即會意過來。對，這一幕令我們記起1978年電視劇《強人》的故事。該劇第一集的拍攝手法在當時來說非常先聲奪人，是香港電視劇經典場面之一。由鄭有國飾演的富商香景山與兩名兒子在美國三藩市唐人街酒樓遭開槍射擊，兩名兒子當場斃命。香景山垂危，被送返香港醫治。他雖得保全性命，但是全身癱瘓，不能言語。整個家族和集團逐漸落在香景山的妻子程雪怡（湘漪飾）手上，而李司棋飾演的私生女香若楠也是在這時出現，成為家業和商業鬥爭的一名重要人物。

聽過《強人》故事開始的情節後，是否覺得《巨塔之后》與《強人》非常相似？家人更在猜測誰是《巨塔之后》版的私生女香若楠。不過，當知道鍾鎮濤的女兒角色由蔣家旻飾演後，我們都知道她不會是。

沒想到這個掀起家族鬥爭序幕的橋段竟然會在40多年後又再在熒幕上出現。當年的香家祖母由湘漪姐飾演，今天的方家繼祖母則由宣萱飾演。讀者或許會說：「兩位扮演祖母的女演員起碼在年齡上是有分別的。」這句話若用在董和程兩個角色之上可能是對的，但不會相差很大。可是，若用在兩名女演員的實際年齡之上，卻相距甚遠——我是說後者比前者年長得多——宣萱今年55歲，湘漪姐飾演程雪怡時卻只有41歲。

大家可能會很驚訝，湘漪姐在《強人》中是一位老太太的扮相，怎麼她當年原來只有41歲那麼年輕？這是因為湘漪姐說她從來不會挑選角色，甚麼角色都樂於接受。所以，當她二三十歲時，很多舞台劇導演都已經邀請她飾演老角，因為只有她這名從不挑選角色的演員助陣，才能排演有老角的戲。

更有趣的是，湘漪姐在《強人》中飾演羅蘭姐的婆婆。實際上，她比羅蘭姐還年輕3歲。

《強人》是一群女人撐起一個家族的故事，是《楊門女將》的現代版。巧合的是，無綫拍攝的《楊門女將》和《楊家將》的佘太君一角亦是由湘漪姐飾演，她真是一位宜古宜今的女強人啊！